

對付小人

北宋開國名將曹彬爲人誠實，寬厚仁義，尤以御將有恩而爲時人稱道，史稱“氣質淳厚”。他對付小人也很有一套方法。

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任命曹彬爲主將，率兵征討南唐，臨行前太祖交給他一把尚方寶劍，說：“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

接着又問曹彬有什么要求。曹彬說，請求皇上恩準，調用將軍田欽擔任另一路的前敵指揮官。這一請求弄的部下們莫名其妙，因爲大家都知道，這個姓田的既狡猾又貪婪，愛爭功名，最討人嫌的是愛在背後打小報告。

這樣的人大家躲都來不及，爲什麼還要把他弄到軍中呢？

曹彬事後曾對心腹言明個中道理：此番南征，任務艱巨，時間要很長，需要朝中群臣的全力支持，自己領兵在外，若朝中有人不斷的進讒言搗亂，這很可能就會壞了大事，而這個田某就極可能是這樣的角色。要防他，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放到自己的眼皮下，派他點用場，分他點功名、堵住他的嘴；再者還有尚方寶劍嘛，不怕他鬧事。

這樣一說，心腹才明白曹彬的深遠用意，連稱高明。

小故事 大智慧 (下)

啓示：有君子就有小人，這是社會的客觀存在。對付小人一味躲避不是上策，曹彬將其納入自己的掌握之中才是妙計。

百兩之贈

清朝雍正年間的大將軍年羹堯鎮守西安之時，廣求天下士，厚養幕中。有一位孝廉名叫蔣衡，應聘前往。年羹堯甚愛其才，對他說：“下科狀元一定是你的。”

年羹堯說話語氣如此之大，正是依仗他自己的功勞以及與皇帝的特殊關係。蔣衡見他威福自用，驕奢之極，就對他的一個同僚說：“年羹堯德不勝威，當今萬歲英明神武，年大禍必至，我們不可久居與此。”

他的同僚不以爲然，年羹堯的權勢正如日中天，多少人已不得投奔他的門下呢。蔣衡不顧同僚的勸阻，執意稱病回家。年羹堯挽留不住，去 1000 兩黃金相贈，蔣衡堅辭不受，最後在年的堅持下，只接受了 100 兩。

蔣衡回家不久，年羹堯果然出事了，牽連了不少人。因年羹堯一向奢華，送人錢財不到 500

兩黃金的，從來不登記，蔣衡因只接受百兩之贈，從而確保自己平安無事。

啓示：驕橫之人必不能長久，最好不要跟隨這樣的人，以免禍及自身。

陽雀的智慧

一個炎熱的早晨，離大河口不遠，一頭水牛正在大樹下休息。這時飛來了一只陽雀，落在一棵樹上，親熱的同水牛打招呼。水牛樂了：“你喝水也值得到大河來，隨便一滴水不就夠了嗎？”

陽雀卻笑着說：“你不知道，我喝水比你喝的還多呢。”水牛哈哈大笑：“怎麼會呢？”陽雀說：“咱們試試看，你先來。”它知道馬上就要漲潮了。

水牛伏在河邊，張開大口，用力喝起來，可不管它喝多少，河里的水不但不少，反而多了起來。水牛肚子鼓鼓的，已經喝不下了。這時陽雀飛過來，把嘴伸進水里。水退潮了，陽雀追着去

喝。

水牛傷心的說：“你個頭不大，水卻喝的不少。”“你服了吧？”陽雀笑着問水牛，然後振翅飛走了。留下大水牛呆呆地望着河水，它怎麼也想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

水牛天天在河邊喝水，卻不知道河水漲退的變化，一味地用蠻力去拼，焉有不輸之理。

啓示：知識經濟時代，不用頭腦的“水牛”肯定是聰明的“小陽雀”的臣民。



年 齡

人生以年齡計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所以除了將要諷古行聘、交換庚帖，對於別人的真實年齡根本沒有多加探問的必要。

女人的年齡尤其是一大禁忌，不許別人問的。有一位女士很曠達，人問其“芳齡”，她據實以告：“三十以上，八十以下。”其實人的年齡不

大容易隱秘，下一番考證功夫，就能找出線索。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廳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昏暗的燈光之下，他實在摸不清對方的年齡。他用臂肘碰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下伸出一只手，張着五指，低聲問我有沒有這個數目。我嚇了一跳，以爲他要向我借五萬塊錢，原來他是打聽對方“芳齡”有無半百。我用四個字回答他：“干卿底事？”

人到了遲暮，如火火風燈，命在須臾，但仍不喜歡別人預言他的大限。丘吉爾過八十歲生日時，一個冒失的新聞記者有意討好地說：“丘吉爾先生，我今天非常高興，希望我能再來參加您九十歲的生日宴。”丘吉爾聳了一下眉毛說：“小伙子，我看你身體挺健康的，沒有理由不能來參加我九十歲的生日宴。”

胡適之先生素來善於言辭，有時也不免說溜了嘴。他六十八歲時，在一次歡宴中遇到長他十幾歲的齊如山先生，沒話找話地說：“齊先生，我看您活到九十歲絕無問題。”齊先生愣了一下說：“我倒有個故事。有一位饕餮老叟，人家恭維他可以活到一百歲，他便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飯，你爲什麼限制我的壽數？’”胡先生急忙道歉：“我說錯話了。”

最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顏值即正義”。即在這個時代，一個人的長相好不好看，實在太重要了。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的丹尼爾·哈默邁什教授曾寫過一篇論文，叫作《顏值和勞動力市場研究》。丹尼爾教授認爲，在組織行爲學中，存在這樣一個普遍的現象：只要涉及面試，哪怕是附照片的簡簡歷環節，應聘者的顏值也往往會影響應聘結果。如果碰巧遇到自我管控能力強的領導，他會對下屬的顏值要求更高，因爲他認爲顏值是能力的信號。比如，從一個人健碩的體格可以猜出他在健身上的自律和投入，他起碼是個自我管理能力强的人。

爲了驗證丹尼爾教授觀點的真實性，我查閱了兩份調研報告。第一份來自美國的《新聞周刊》。《新聞周刊》調研了 8000 多名 MBA 畢業生，發現英俊男性的收入比普通男性的平均高出 5%，漂亮女性的收入比普通女性的高出 4%。他們還請聘用這些畢業生的經理對受聘者身上的特質按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序，結果顯示，工作能力和經驗位居第一，自信排在第二位，外貌排在第三位，曾就讀於哪所學校排在第四位。

第二份來自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和北大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他們對全國 25 個省市的 1 萬名年輕人進行了調

研，調研結果有兩個。首先，在工資水平上，長相好看的人比普通長相的人高出 15%——這個數字與美國《新聞周刊》的數據相比，似乎說明，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更看重顏值的國家。

其次，在收入這件事上，美貌並不總是那麼管用。顏值效應只適用於低收入行業和低學歷人群。在此範圍內，高顏值的人可以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收入也會提高 7%。但在高科技行業和高收入群體中，高顏值並不會給他們帶來額外的機會。比如，在高校和科研機構里，長相好看的人與普通長相的人相比，工資收入差距上下幅度只有 0.7%。

所以，顏值是正義，但不是最後的正義。一個人想在社會上有所成就、受人尊重，還得靠自己的努力。

最後講一件我親身經歷的有趣的事情。

幾年前，我曾與阿里巴巴的馬雲碰面。談完事情後，我們幾個人相繼走進電梯，馬雲在電梯里詢問：“你們是哪所大學畢業的？”答案有：北大、哥倫比亞大學、復旦、南洋理工。他聽完開心地笑道：“你們知道全世界最好的大學是哪一所嗎？是杭州師範大學。”馬雲就是從那所大學畢業的。電梯還在上昇，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

所以，在這部電梯里，所謂的“正義”到底是什么？

空巢老人調查：在孤獨中，人的尊嚴也會喪失乾淨(下)

就這樣接二連三換了四個保姆，最終不約而同，我和老伴兒都決定不再嘗試這條路了。我們決定，在我們還能動的情況下，彼此照顧對方。

這里面沒有不理性的因素，我們都是學理科出身的，不會感情用事，任何決定，都是經過理性推理出來的。

但是現在不得不承認，我們的理性思考的確有僥倖的成分在里面。老年人的身體狀況，更是個不可估算的變量，這一點，我們一廂情願地沒有計算在內。

發生在老伴兒身上的危險，讓我知道了，現在身邊有個人還是非常必要的，起碼不會讓我們在突發險情的時候坐以待斃。上次老伴兒被救，是因爲我們防患于未然，留了一把鑰匙在鄰居家里。鄰居很負責任，我住院後，就擔心我老伴兒一個人會有什么不測，一大早敲門問安，沒人應門，這才開門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老人。這種僥倖的事還敢再重演嗎？不敢了。

現在我和老伴兒又有了一個共識，那就是住院兩個人必須一同去，反正以我們現在的身體狀況，任何時候都夠得上住院的條件。我想啊，也許我們最終的那個時刻，會是雙雙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彼此看得見對方，一同閉上眼睛。如果真是這樣，那的確就是功德圓滿了。現在孩子們有什么想法呢？

孩子們當然很着急，可也只能勸我們再去請保姆。

他們總以爲我們是捨不得花那份錢，根本體驗不到這種買賣關係如今的混亂——不是你支付了金錢，就一定能夠換來等值的服務。他們不知道，這種“等值”的要求，更多的還是指人的良心，是良心和良心之間的換算，可如今人的良心，是個最大的不確定值，最難以被估算和期待。

我們住院後，兩個孩子都回來了，其實用不着，他們回來，並不能改變我們需要救治的這個事實，而且，也給不出更好的解決方案。當然，這是理性的看法。但是這一次我不這麼認爲了，當孩子們出現在病房門口的時候，那一刻，

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滿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傷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麼天大的委屈一樣。老伴兒更是哭得一塌糊塗，孩子們越安慰，她哭得越兇。好在我還算比較克制，如果我也落淚，孩子們會感到震驚的。我從來沒有在兩個兒子面前掉過淚。孩子們不會理解他們的父母怎麼會變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一樣，也一定是難以理解如今的自己。

在醫院陪了我們幾天，看我們的病情都穩定下來了，孩子們就回北京了。他們太忙。是我讓他們回去的，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時候，感到這麼違心。

孩子們走後，我和老伴兒突然變得特別親。不是說我們以前不親，是這次事情發生後，我們之間那種相濡以沫的情緒變得空前濃厚。

我們倆的病床挨着，各自躺在床上，伸出手，正好可以牽住彼此的手，我們就這樣躺在病床上手拉着手，連護士看到都笑話我們，說我們比初戀的情人還要親密。護士說得沒錯，我和老伴兒年輕的時候，好像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情重。這就是相依爲命啊。我們手拉着手，各自還吊着液體，我覺得液體滴進我們的血管里，就融合在了一起。我還和老伴兒開玩笑，說這種感覺真好，就好像我們兩個人都輸進了雙倍的藥物，你的我也用了，我的你也用了，我們這次住院算是賺到了。

在醫院里，我和老伴兒商量了出了下一個決定——我們住進養老院去。

出院後我們立刻考察了一下，有幾家養老

院還是不錯的，比較正規，主要是管理相對嚴格，畢竟是有那麼一個機構，爲老人提供服務的人員，有組織的管理，這樣一來，就杜絕了老人在家養老，保姆關起門來稱王稱霸的可能。你要知道，老年人的狀態決定了，在私密的空間里，相對身強力壯的保姆們，他們絕對是處於弱勢地位的。

我們看中的那家養老院還提供家庭式公寓，就是一個小家庭的樣式，廚房、衛生間一應俱全，我們並不需要過集體生活，每天服務員會送來三餐，自己願意的話，也可以自己做飯，醫務人員會隨時巡視老人的身體狀況。當然，收費比較高，一個月我們兩個人需要交納六千塊錢。這個價格我認爲是合理的，吃住、醫療保健都在里面。

入住手續我們已經辦好了，現在只等養老院的通知。這家養老院的公寓房很緊張，需要排隊。去養老院，看來就是我和老伴兒的最後一站了。

也許真的是走到人生的盡頭了，這段日子在家，我和老伴兒總覺得是在和什麼告別，情緒上不免就有些低落。收拾收拾東西，每天夕陽落山的時候，我們老兩口就坐在陽臺上說一些過去的事情。這套房子我們住得並不是很久，退休前才換的，也就住了十年左右的光景，可是如今就好像是人生前一個階段的最後一個驛站了，從這個門走出去之後，我們的人生就該進入落幕的倒計時了。

我們這一輩子，傳統觀念不是很重，自認爲

我們的生命和孩子們的生命應當是各自獨立的，可是如今看來，人之暮年，對於親情的渴望卻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這是我們獨有的民族性格，而現代性，說到底是一個西方觀念，所以，當我們國家邁向現代性的時候，獨有的這種民族性格，就讓我們付出的代價、承受的撕裂感，格外沉重。

老伴兒現在特別思念孩子們，我也一樣，這些日子突然想起的就總是兩個兒子小時候的樣子了。有時候還會有些錯覺，好像看到他們就在這套房子里玩耍。實際上，我們搬進這套房子的時候，他們早已經在北京落戶了。這種視覺上的位移，在物理學上也許都能找到符合科學的解釋吧，就像海市蜃樓，我想也許不完全是個主觀上的錯覺。

前兩天我和老伴兒做了一個大工程，就是把孩子們從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來，分門別類，按照年代的順序，掃描進電腦里，給他們做成了電子相冊。我還買了兩部平板電腦，分別給他們儲存了進去。我想，有一天，孩子們也會開始追憶自己的童年吧。

這也是給我們進養老院做的準備工作。要離開家了，我和老伴兒想了想，需要從這個家帶走的，好像並沒有太多的東西。除了我們的養老金卡、身份證件，好像唯一值得我們帶在身邊的，就只有孩子們的照片了。人生前一個階段積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們都帶不走，也不需要帶走了。

你看我的手機，屏保就用的是兩個兒子大學畢業時穿着學士袍的照片，我老伴兒的也一樣，不過是這個小光子屁股時的樣子。

還有一個決定，應當算是我和老伴兒最後的決定了。這個決定我們誰都沒有說，只是彼此心照不宣。那就是：如果我們中的一個先走了，另一個就緊隨其後，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們誰都知道，自己難以承受一個人的老年，一個離世，另一個絕對無法獨活。那樣實在太孤獨了，在孤獨中，人的尊嚴也會喪失乾淨。

我不認爲這是不人道的，相反，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此生最後一個、也是最大的理性。

